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四、一見傾心成知己

虎女回到洞中，想起今日所見的人，只覺他們善良勤苦，一點不像惡人。最奇是那一方方的土地裡種著大片沒有見過的野草，不知何用。他們非但看那野草極重，比自己種花還要勤快，男女老少一齊動手，也不怕太陽，也不嫌泥污，更不怕累，是何原故？想起師父說的稻米均是人種出來，那一方方的土地和所說的田相似，應該有水。再說也不像稻，心疑就不是稻，一定也是好吃之物，和師父所說的莊稼一類。否則他們所用的器具不會與師父所說農具相同，越想越有意思。由此每日均往偷看，彷彿幼童看戲一樣。漸漸覺著這許多人各有各事，又能吃苦耐勞，從天明忙到天黑，沒有停過。

偶然抽一點空，還要趕往東山界內打獵斫柴，或在門前織布編席，家家都養有牛羊雞鴨，跟著便見所種豐收，果然和師父所說的稻米差不多。收割前幾天田裡一色金黃，山風吹動，波浪也似，又是整齊，又是茂盛，好看已極。收割時更是仔細，彷彿一粒也不肯丟掉。不知怎的，這些好東西都不肯吃，每日只拿野菜野草、樹根山糧充饑，穿得又破又髒。

因見田中空空，少了興趣。過了幾天往看，非但所收糧食全數不見，連所養牛羊雞鴨也都不見，人比以前還要垂頭喪氣，面容悲苦，有的身上還帶有傷，婦女往往相對痛哭，不知這許多東西哪裡去了，種的人也未見他食用。所居都是土牆草房，小得可憐，也無法存放，心中不解。

雙方言語不通，也聽不出哭些什麼。過不兩天，又在耕種。只管面容悲憤，做起事來更賣力氣，決計仔細察看下去，等到成長之後，看他收割之物怎會無故失去。

這次所種果是水稻。不消數日田中便灌滿了水，一根根的秧針青蔥也似，穿出水上，越發好看。轉眼秋收，稻還未割，先發現幾次惡奴擾鬧。因來人少，不甚厲害，還不在意。等到收成，便見惡奴大舉而來，和前文所說一樣。候到土人採藥醫傷時暗中掩去，問明底細，不禁大怒，第一次開始把人救走。

從此每見不平便即出手。因守師父之誡，雖然仗義救人，人單勢孤，仍有戒心，下手也極謹慎。等到救人越多，惡霸巴永富也把她當成強仇大敵，恨之入骨，戒備越嚴，搜索更急。虎女只管性高好勝，敵人越凶，她越有氣，想盡方法與之為難。一面卻時常想起師言，想尋幾個幫手，與鐵漢相識之後，雖覺此人頗有血氣，但是有勇無謀，本領也遠不如自己，心中不足。

後將小鳳全家救去，得知妻公亮是她義父所說東山俠士，並還訂有約會，歸途相助，救陳好全家逃出火坑，不料惡奴提前發難，幾乎全家遇害，並說東山諸俠如何好法，另外還有一些被害土人便是公亮救去。虎女本來聽說公亮救人之事，聞言越發好感，極想一見，因守師誡，想看清對方心性為人，再與見面。

這日正在公亮身後窺探，想要上前，見要變天，恐濕了衣服，忙先趕回，打算改日再說。不料公亮誤竄森林，迷了歸路。虎女回到洞中，忽然想起路被雨後山洪衝斷，心中懸念，恐公亮誤入森林，被困在內，進退兩難，命虎往看，也沒想到公亮武功高強，不似常人見虎害怕。

如非虎性靈慧，看出對方厲害，又有那猴形怪獸由後掩來，將公亮擒住，虎非受傷不可。可是虎如不去，公亮不聽虎嘯，不會改道走往森林的北面，不是恃強硬衝，困入森林深處，饑疲交加，遇到裡面的毒蟲大蟒，不送了性命，便被怪獸擒去。公亮被擒之後必強抗。

那猴形怪獸便是寇公遐在龍尾孺月夜獨殺三豹前後所遇，聲如銅鍾，專殺猛獸的怪物。乃是一隻形似猿猴的異種靈獸，臂堅如鋼，爪牙犀利，力大無窮，山石樹木被牠抓上便成粉碎，靈巧異常，無故雖不傷人，性最猛惡，容易激怒，住在森林東面深密之處，另一異人隱居在彼。怪獸名為紅牯，牛首猿身，其名自呼。

公亮就有一身極好內功將其甩脫，當此饑疲交加之際，除非異人趕來解救，不死必傷，至少也有一場虛驚，經此一來，恰巧兩全。紅牯本不知來人善惡，先誤認是有心窺探牠主人的動靜，因有別的顧忌，並非出聲吼嘯，但和那虎以前相識，一聽虎吼，知是虎女之友，惟恐主人知道，怪牠不應現出形跡，走漏機密，回去又受責罰，忙即鬆手，飛身縱起，往來路林中退去。

那虎早就奉有異人密令，回洞只說人已尋來，別的未提。虎女從未見過異獸紅牯，一聽公亮初見時所說，好生奇怪，便向二虎詢問，俱都搖頭低嘯，彷彿沒有此事。虎女雖通獸語，虎嘯到底簡單，知道有許多話無法回答，只能問出是否有無。方才並未聽到獸吼，小鳳也說虎吼時曾往洞外遙望，虎已回身，乾爹剛跟過來，未見別的形跡。

心想所騎的虎最是威猛，山中多厲害的野獸均非其敵，從不敢在森林外面走動。如其相遇，虎也決不放過，不會看他擒人，任其走去。真要看出不敵，定必怒吼，求援告警，要自己和虎媽追去，不會這樣安靜，更不會搖頭說是未見，又正勸客飲食，就此忽略過去。

後來雙方越談越投機，公亮因見主人是個奇女子，生長深山之中，這樣兩隻威猛雄壯的猛虎竟肯被其馴養指揮，左近有此怪物不會不知，又看不出與怪物相識，那麼厲害的東西被虎吼了幾聲便自退去。雙方相對，並無敵意。那東西身堅如鐵，神力驚人，自己內外功均到上乘境地，耳目身法那樣靈巧，剛一警覺，飛縱出去，便被擒住，絲毫不能轉動。

常聽人言深山之中無奇不有，這厲害的東西聽都不曾聽過，以為十九主人所養，至少也知道獸名和牠的來歷，否則不會被虎吼退，如此聽話。二次談起，虎女業已看出公亮少年英雄，正直無欺，加上平日耳聞，知其決不會說假話。重又想起前事，再向小虎詢問，小虎仍是搖頭低吼，不肯承認。

虎女先當那虎雖是異類，也和虎媽一樣親如骨肉，最是忠心，不會欺騙，心疑公亮被擒在前，等虎趕去，怪物望見虎來已被嚇退。但想公亮本領甚高，如何被一小猴子擒住，又有那大氣力；將人擒住並未加害，忽然鬆手退逃，好些不近情理，正在奇怪。

公亮聰明，看出虎女對那怪物實未見過。小鳳又說當地因有二虎，主人這類本領，方圓三十里內除卻森林深處無人去過，所有野獸早都逃避。來此多日，從未見到一點野獸蹤跡。便那先來一兩年的人，牲畜家禽隨便放在田野裡，夜來聽其自便，也從未受什侵害。來時明被怪物擒住，並非眼花做夢，那虎既通人言，又曾與之對面，低聲急吼，如何不肯認賬？其中必有原因。

照那東西的兇猛，決非人力所敵，虎女雖然不怕，住在當地的土人難免不受侵害。一面力言怪物擒人時虎正走來，對面低聲吼了一陣，怪物方始鬆手，縱往林內。看那意思雙方必定相識。他不知虎語，照俠女所說虎似未見，斷無此事。這東西實在厲害，既然以前不知林中有此怪物，還望小心才好。一面又學虎女的樣向虎質問。

那虎本來坐在洞旁，好似無法抵賴，羞惱成怒，竟朝公亮怒吼發威。虎女看出那虎果是想要隱瞞，剛發怒喝止，不令再吼。母虎先吼了一聲，將虎止住，再朝虎女低吼了幾聲。

虎女笑道：「你們是因怪物厲害，恐我知道前往犯險麼？這樣厲害的東西，我們不去，早晚牠也會來。何況還有好些土人在此耕種，如受牠害就來不及了。」

二虎同聲吼嘯，將頭連搖，意似怪物不會來此。公亮又將被擒時情景詳細說了一遍。二人一面向虎盤問，一面互相談論，均覺怪物雖極兇猛，也並不是怕虎驚退，看那神氣雙方一定相識。虎女又向母虎追問，虎終性直不善欺騙，又無法說出自己心意，知賴不過，相繼吼嘯點頭。

虎女想起從小和虎一起，並未見到這樣怪物，人、虎更難得離開，不知雙方怎會相識，見狀越發驚奇，料知內有原因。又問出怪物所居甚遠，中隔密林，無法通過，但牠決不害人，暫時只得放開一旁。

虎女重和公亮另說別事。時候一久，覺著對方所說十九新奇，連師父也未談過，越聽越愛聽，相處也更投機。時光易過，不覺

月落參橫，東方已有曙色，土人起早，公亮早知當地住有三四十戶人家，為了石多土少，不在一處。凡是種有莊稼的地方左近都住得有人，因有石樹遮住，昨夜來路好些均未看出。

這時臨高遠望，所有人家田畝均在腳下。天還未亮，便聽雞聲四起，跟著曉色迷蒙中，到處都有一縷縷的炊煙飄曳林抄坡崖之間。許多上人拿了農具，一個個精神飽滿，各去田裡耕作。雖不似香粟村中那樣整齊，比起在惡霸暴力之下做農奴時，苦樂相形已有天淵之別。方向虎女稱贊，半輪紅日已由東方天邊升起地面。田裡的人仰望崖上來了生人，當是新遇救的親友同伴，紛紛奔將過來，想要探詢。

小鳳知其誤會，忙到崖口朝下高呼：「這是我乾爹婁三爺，不是西山來的親友。」

那些土人原有幾個認得公亮，並還受過好處，聞言大喜，又聽小鳳說新由西山繞來，均想打聽故鄉親友消息和仇敵近日惡行，互相招呼，連那未來的人也都趕過，七嘴八張，紛紛朝上探詢。公亮人最和氣，雖覺土人有許多話問得好笑，所說那些親友有的連名姓都不知道，如何知道他的近況；但一想到人情都戀故鄉，同病相憐，何況多年土著，非親即友，本身雖得安居樂業，許多親友尚在水火之中，自然不免關切，急於探詢。

正在耐心回答，猛覺身後一股異香襲來，耳聽笑道：「婁三爺真耐心。我平日和他們常在一起做事，最是有趣；如與多談，便有許多話聽去心煩。新近想起，這都是他們不會讀書認字的原故，正打算照我恩師教我之法轉教他們。你看亂糟糟的搶著發問，叫人如何回答？我每次由西山回來，也是這樣亂吵，又不好意思怪他，真煩人呢。」

隨向眾人大聲笑說：「婁三爺還不走，你們忙些什麼？這樣亂吵，誰也聽不明白，不如和那日問我一樣，等下半天事情做完，由婁三爺自己當眾開口，盡他曉得什麼說什麼，免去許多口舌。你們著急，他也麻煩，連我常去西山的人許多事都不曉得，人更認得不多。他剛由山外回來，共總在西山停了沒有個把時辰，人才遇到幾個，如何能知那許多的事情？」

眾人聞言，方始笑諾，分別散去。

公亮回顧虎女立在身後，朝陽光中，越覺她含風玉立，英姿豔發，玉膚雪映，儀態萬方，真有駕鶴天人之想。

轉身笑道：「這也難怪。他們以前終年受那惡霸虐待，見個惡奴便嚇得亂抖，哪裡還敢開口？俠女這裡既無管束，又無禁忌，自然心有什麼說什麼。人情思鄉，各有親友，難得故鄉人來，均想探詢消息，自然急於搶先了。」

虎女笑道：「婁三爺哪裡知道。我先以為都是一樣人，有什分別。後來才知他們雖是誠實天真，沒有統率指教的人，非但各顧各，不知互相幫助，連那本身的智能也不能發揮，或是糟掉。近日我讀恩師所留的書，悟出許多道理，如不教導他們，雖然將他救出火坑，也是散漫無力，各自任性而為，將來仍不免於倚強凌弱，自私自利，你搶我奪，生出許多弊害。」

「惟其以前受人壓榨太甚，一旦脫去枷鎖，無人教導，決不知輕重高低，甚而發動人的惡性，生出種種危害，結果白救他們一場，反替我們添出許多麻煩。非要細心勸告，去掉他們自私之心，每人都勇於為公眾出力，互相扶助，團成一片，只管自由自在，仍能安分守法，不使一人為他受害，都是為公而不為己。眾人一好，是出力的當然也在其內，這樣才能安居樂業，家家富足，日子越過越安樂了。」

「似這樣亂糟糟的像什麼樣子？本來你只消幾句話的事，被他們你爭我搶，亂成一片，你白費了許多口舌，他還耽擱好些光陰，豈非糊塗？小事可以看大，你以為他們受害太深，關心親友人之常情，卻不想越是這樣剛脫苦難而又無知的人，越要注意好好教導他們。否則，日子一久，下手就難了呢。」

公亮只當虎女渾金璞玉，純然天真，萬沒想到會有這樣議論，不禁大為驚佩，一面稱贊，笑道：「俠女如不見棄，喊我名字如何？喊我婁三爺既不敢當，也見外了。」

虎女微嗔道：「你覺著喊你婁三爺當你外人，可知俠女二字有多刺耳難聽呢？若非恩師以前說過，還當你初次見面便喊我是瞎女子呢（川音『俠』與『瞎』同音）。我還沒有開口，你倒先怪我了。」

公亮見她立在前，似嗔似喜，笑語嫣然，晨光斜射之下，宛如朝霞和雪，豔光照人，玉立亭亭，丰神絕代，由不得情苗怒茁，心生愛好，忙把心神鎮住，停了一停，乘機笑道：「果然怪我不好，蒙姊姊不棄，引為道義之交，此後改作姊弟相稱如何？」

虎女笑道：「你這又不誠實了。方才我已問過，你比我年長好幾歲，為何叫我姊姊？」

公亮聽她語氣親切，忙笑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恕我無禮，以後我就喊你萍妹了。」

虎女又笑道：「明明你想做我哥哥，偏要繞著彎說話。當初恩師取這名字，原有深意，但未明言。後來才知連名帶姓都是無根之物。那姓還好，又高又乾淨。萍字實在壞極，隨風飄動，永遠依附水上，不能出頭，經不起一點風浪，沾上污泥便難解脫，我最討厭牠。因我騎虎，以後我叫你三哥，你叫我四妹，或是虎妹。哪怕嫌虎太武，喊我雲妹都可，卻不要說這萍字。」

公亮立時答應，笑說：「我大兄公明，二兄早亡，下面更無弟妹。秦氏兄弟同盟好友，恰又一個行五。叫你四妹和親骨肉一樣，再好沒有。」

虎女白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們將來真和親骨肉一樣麼？我看你這人不大老實。人說話須要算數，真要當我親姊妹一樣看待才好呢。」

公亮聞言，心又一蕩，因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隱蘊英姿，淨如澄波，不時注定自己。無論淺笑輕嗔，折腰背面，無不美絕天人。平生初見，另外更具一種說不出的感覺。看到哪裡，便愛到哪裡，漸覺自己墮入情網，不禁心驚，重又鎮攝心神，不敢再作劉楨平視。哪知這矜持反倒拘束起來。

虎女見他說笑方歡，忽然改了恭謹，頭也低下，不大再看自己，心中不解，以為時久人倦，便勸睡上一會兒。公亮此時人已為情顛倒，對方越大方，他越不安，想要一眼不看又辦不到。正在自己警惕，暗忖：此是天上神仙，我也堂堂男子，如其醉心美色，忘了本來，非但被她輕視，生出反感，將來傳說出去也是笑話。

何況此女聰明絕頂，稍一疏忽便被看出，豈不難堪？正在為難，聞言雖不想睡，暗忖不見可欲則心不亂，本來一夜未睡，不如借此靜一靜心，懸崖勒馬，免得一個把握不住，誤了自己，還辜負對方的友情。

忙笑答道：「我此時果然有點倦意。如其方便，容我稍睡片時，再起來奉陪也好。」

虎女信以為真，便令小鳳取來幾張縫好的獸皮，請公亮臥倒，親為蓋好。公亮見虎女誠懇親密，親自下手照料，宛如家人，好生感動，越發加意矜持，處處留神，臥在山石上面，決計管住自己，不令再生遐想。

哪知情苗正在怒生，只管平日正直光明，一經警覺，便知克制，無奈這類勉強的事不能持久。男女情慾根於天性，一經投緣，自然發動，越來越盛。古人坐懷不亂乃是暫時之事，所拒奔女，又素無感情，自然容易克制，此時卻是不然，一則對方天生麗質，平日早有耳聞，胸懷成見。

晤面以後，見對方不但容光美豔，剛柔適中，從頭到腳，言語行動無一處不是自然美妙，令人見而生愛。人又文武雙全，聰明絕頂，所談更極投機，相待又是那樣親密大方。公亮本未娶妻，初次見到這樣文武雙全的絕代佳人，宛如空谷幽蘭，雪中冷蕊，逸世出塵，清標獨上，由不得使人中情顛倒。

只為虎女天真誠樸，純任自然，隨意言動，沒有絲毫做作。雖是一見投緣，笑言無忌，老覺得美豔之中另具一種英姿正氣，再為那一雙隱蘊英威的炯炯雙瞳所攝。上來還好，自從發現心生愛好，有了警覺，越發不敢逼視。這才假裝疲倦，托詞欲眠。本來打定主意把眼閉上，暗中警戒自己不去看她，少時起身設法告辭。

哪知臥倒石上之後，覺著心情甚亂，剛把雜念撇開，對方的娉婷倩影立時湧上心頭，虎女的聲音笑貌又近在目前，忍不住又要偷看一眼。即此已難把握。虎女偏是生長深山，以前從未見過這樣文武全才、談得投機的英俊少年，本恨不能多談一會兒，因見公

亮神倦欲眠，知其昨夜迷路，在荒山森林中亂竄了一日夜，心生憐惜，不好意思不令他睡。

等人臥倒之後，待了不大一會兒，想起許多話還未及談，心中不耐，便坐在旁邊守候，不願離去。明知公亮剛睡不久，仍恨不得他早醒，好與清談同游，目光老注在公亮面上。這一睜眼，雙方恰好相對。虎女性急，忍不住便問兩句。公亮先是不好意思不答，說了幾句，剛把眼閉上，不多一會，一聽虎女和小鳳說笑，便忍不住睜眼偷看，雙方目光重又對上。

公亮臥不多時，連偷看了幾次，均是如此。只管時刻心存警戒，不知怎的偏會把握不住，心中十分煩亂，漸覺身熱出汗，難過已極。

公亮心想，我一堂堂男子，從未做過不能對人之事，今日如何管不住自己？與其躺著這樣受窘，又睡不著，倒不如放大方些，起來坐上一會，告辭回去，要好得多。只要心正，相對說笑何妨，這樣矜持反而不妙。

念頭一轉，正要開口，虎女見他睜眼，笑說：「我在此擾得你不能安眠，真對不住。我再問你兩句話便走開了。你好好養神，睡上一會。他們方才打了不少山雞，又殺了一牛、一羊、一隻肥鹿，還有竹筍蔬菜和去年釀的果酒，大家快活吃上一頓，早點安眠。半夜起來，我們一同賞月。留你住上兩天再走，豈不是好？」

公亮聞言越發心驚，立時翻身坐起，笑說：「四妹盛意萬分感謝。方才本想小臥片時，起去再陪四妹遊玩這裡景致。剛一臥倒，忽然想起離山已久，還有要事須和家兄他們商量。昨日原是心急回村，冒雨趕回西山，那些上人再三留我兩過再走，我都不肯。不料中途迷路，自吃了許多苦，仍未如願。

「平日久仰四妹英名義舉，想見已非一日，天明前無心相遇，又蒙四妹不棄，一見如故，以後成了骨肉之交，高興已極，竟將前事忘卻。此時歸心如箭，恨不能當時趕回，好在此裡我已來過，又和四妹結為骨肉，來日方長，在此一日之聚，意欲午後起身回轉香粟村，將事辦完再來相見如何？」

虎女人再聰明，先覺他口氣神情前後不同，有些奇怪，不願公亮就走，還想挽留，笑說：「三哥業已耽擱，也不在這一兩天。譬如今日尚未回山，或在林中迷路，又當如何？」跟著又問公亮是何要事，如此緊急。

公亮隨口推說，沒有準備，平日不慣說謊，急切間回答不上來。後雖說出，語頗矛盾。

虎女心細，再一留心觀察，看出公亮與初見時判若兩人，再三要走，辭意堅決，問他何事，語多支吾。對於自己辭色忽轉恭謹，但又不是冷淡輕視，稍微假裝生氣，便自惶急連賠小心，惟恐忤犯，等到一開笑臉，又改莊容相對，神態往往失常，越發奇怪，仔細一想，忽然醒悟。

虎女不由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略一盤算，打好主意，便不再多說，反告小鳳：「速令土人殺牛宰羊，提前準備酒食，你乾爹身有要事，必須趕回。」

一面笑告公亮：「你歸途為水所斷，須由原路繞越，遠出兩三倍，還不好走。此時上路，就你腿快，到家也是深夜。近來山中青狼甚多，這類猛惡之物最是討厭，本領多高，孤身一人也有危險。我雖不再留你，但是這些土人多半受過你的幫助，心中感激。又想聽你說那西山近況。」

「方才來說業已準備酒肉款待，特意殺了牛羊肥雞，還有許多蔬菜，大家快樂一日。因你忙著回家，我命小鳳轉告提前送行，這算是他們留你，與我無於，少停片時，雖然有點耽擱，吃完少說也是午後。我請虎媽送你，比你自走要快得多，多厲害的東西也必望而遠避，不會向你侵犯。你雖不怕，大群惡物到底可慮。吃完再走，你看如何？」

公亮見虎女語聲清朗，柔中帶剛，好似有氣，卻不露出，又推說是土人挽留，並不是她，彷彿有什意思，偏是言笑如常，看不出來。

恐其不快，忙陪笑道：「愚兄本來是想午後起身，並非就走。不料路被山洪衝斷，這樣難走。承蒙四妹命虎相送，那太好了，哪有不遵之理？等到事完再來拜望，奉陪同游，前往東山境內打獵可好？」

虎女微笑不語，略微談了幾句，走往洞中，未見再出。這時天色高午尚早，虎女自一見面便未離開。忽然走去，先當有事就回，不料等了一陣並未走出，又不便去往洞中探看，只小鳳依依身旁，陪同說笑，甚是親熱。公亮原捨不得虎女走開，正朝洞口張望，那兩隻大虎，最大的一隻母虎自從虎女人洞便跟了去，也未出來。

小鳳看出公亮盼望虎女，笑說：「乾爹想師父出來談天嗎？」

公亮微笑點頭。小鳳立時趕去，隔了一會兒匆匆走出，說：「師父騎了虎媽業已出山，也許飯前回來。」

公亮覺著有異，悄問：「你師父走時可有話說？」小鳳不知公亮有心試探，略一沉吟，笑答：「沒有。」

公亮越知有異，心甚不安，又見小鳳說時眼望洞內，語聲甚低，方自驚疑。小鳳業已走去，越等越心焦，回憶方才時刻留心，並無失禮之處，何故得罪，心甚不安。

遙望山下土人正在宰殺牛羊，燒烤山雞肥鹿，忙成一片。小鳳也在人叢中往來，似向土人分別傳話。剛想起虎女騎虎遠出，如非此洞後門另有道路，可通山外，走時斷無不見影跡之理。小鳳忽往崖前奔來，這才看出上下兩洞相通，上洞後面好似沒有道路，心方不解。

跟著小鳳便自身後洞中趕出，笑說：「他們已快準備停當，請乾爹前往飲酒。」公亮忙問：「你師父呢？」

小鳳低聲說道：「師父來否未定，吩咐不要等候。好些土人均等於爹說話，請快去吧。」

公亮無法，只得隨同小鳳由崖上走下，又問小鳳：「後洞可有道路？」

小鳳笑答：「上下相通，此外無路。」說完悄告公亮：「問我的話莫要對師父說，免她怪我。」

公亮料知內有原故，怎麼想也想不出為了何事。多半方才不該固執要走，因而得罪，好生後悔。無奈話已出口，難於收回。又有別的顧忌，萬一長日相對，言行失檢反而不好，只得罷了。一路低頭尋思，心情不定，不覺走到野宴之處。

當地乃是崖旁不遠一片山坡。以前坡上都是合抱不交的多年古木，自從土人越救越多，虎女見近頂一帶地勢平坦寬闊，南崖的瀑布又有一條小的由坡間流過，風景甚好。水和樹枝均極方便。便將當地開闢出來，外面留出一圈樹林，當中還有近百株大樹，就著形勢去掉多半，由離地兩三尺處截斷，留下好些樹樁，以為夏日眾人乘涼，以及每月一次野宴之用。

每當風清月明之夜，土人事完，便在當地飲酒歌舞，快樂非常。內中一株大樹樁留得較高，以備平日召集眾土人發令會議之用。臨溪大樹多半留下，晴日光中小溪如帶。斜埋肢陀之間，上頭接著南崖飛射下來的那條瀑布，順著坡勢蜿蜒奔騰而來。地斜水急，直似一條銀蛇飛馳而下。

水中又有幾處怪石參差挺出，狂流電射，一路衝將上去，到處雪灑珠噴，銀飛電舞，映著日光，閃動起萬片金鱗，千重霞雨，冰飈霧殺，倏忽百變，涼翠逼人，好看已極。

這時人已到了多半，還有許多土人攜兒帶女，歡呼說笑，相繼趕來。見了公亮紛紛招呼，笑語喧嘩，甚是熱烈。林中地火業已升起好幾堆，上支鐵架鍋罐之類，旁邊放著許多牛羊雞肉，菜蔬瓜果堆積更多。地方又大，所有土人都穿著自織的整潔布衣，男女老少共有一百多人，分別圍坐在火旁不遠樹樁之側。

一聽婁三爺到，紛紛爭起圍繞上來，小鳳搶先說道：「諸位伯叔、弟兄姊妹，請各安坐原處，不要吵鬧。師父方才吩咐，說我於爹由昨早起身，還未睡過，人太疲倦。他又有事，吃完便要回去，可能有多的耽擱。如非今早答應你們，早已送走。現在誰也不要多問多說，由乾爹一人開口。只是他知道的事，自會儘量說出。如不聽話，師父就要生氣了。」

那兩隻大虎也相繼趕來，立處卻遠。內有數人便爭取瓜果菜蔬喂虎。公亮方想，虎既來此，人也必回。

正在東張西望，小鳳悄說：「師父就來，請乾爹上去和他們把話說完，吃完要上路了。」

公亮見虎女未來，心越煩悶，只得隨了小鳳走到當中樹台之下，縱將上去。先將此去西山所見所聞，以及所遇的人經過詳情向眾說出。眾人聽他新由山外回來，共只遇到有限幾人，停留不久，有的事還沒有虎女清楚，也就不再多問。公亮說完，見虎女仍是未來，好生難過。

連問小鳳：「你師父何往？可曾回到洞中？」均答不知。跟著土人送上酒肉和生熟菜蔬，就在樹台之上席地飲食，由小鳳作陪。公亮哪有心情多吃，那些剛燒烤的野味蔬菜只管熱香四流，也未吃出味道。先想故意慢吃，耽擱一會，等虎女回來，見上一面再走。後見過了個把時辰，土人多已吃完，田間有事未完的早已走開，下餘也都醉飽，紛向自己招呼，相繼走去。

日色也自偏西，小鳳陪坐在旁，雖未說走，想起前言，不能再留，只得強笑道：「我想等你師父回來謝別。久候不歸，要先走了。」初意小鳳必有話說，不料未置可否，將手一招，內中一隻母虎立時走過。

公亮這才看出自己的包袱兵器早已綁在虎背之上，心雖戀戀，又悔又急，但是無可奈何，便托小鳳待虎女回來代為道謝，改日再來拜望。

小鳳見他不捨，想起師父所說，暗中好笑，心甚不忍，悄聲說道：「我師父這人再好沒有，但她性情剛直，人又聰明細心，方才她對我說，乾爹不願和她交好來往，不願勉強，好似有點生氣。這裡本不許外人出入，聽那口氣，以後乾爹恐不能再來呢。如其真要見她，我想師父常去兩山交界樹林之中與鐵漢大叔相見，窺探惡霸虛實。」

「乾爹常往等候，必能遇上。這裡山高路險，只昨夜來路可通，但有危崖森林阻隔。回去又非原路，虎行絕快，決難記下。又是穿林而出，奉命故意繞越，就能尋來恐也不會見到。方才師父便在附近，我不敢說，今已走開。乾爹見人不要談起。師父雖極愛我，不會打我，何苦叫她生氣呢。」

公亮才知虎女還是負氣，避而不見。暗忖：此女性剛好勝，已生誤會，暫時無法分說。不如照著小鳳所教，日後去往兩山交界等她，只要見面，便可分辯。如再久留，更生反感。

低聲謝了小鳳，再故意笑道：「你師父真是天人，我對她非但感謝，心更敬佩已極，改日來此，再行領教。身有要事必須回去，只好不辭而別了。」

說罷下台，虎見公亮長尾一搖便走過來。公亮先向母虎稱謝，剛騎上去，虎便一聲長嘯，轉身馳去，晃眼躡入森林，由此便在林中飛馳。

森林地方寬大，約走了個把時辰還未走完。所有樹木都是千百年以上老樹，枝葉繁茂，結成又高又厚的樹幕，到處密壓壓不透天光，暗如黑夜。公亮也不知走了多遠，偶聽母虎一兩聲吼嘯，震耳欲聾，木葉驚飛，宛如雨落。眼前常是暗沉沉靜悄悄的，一路之上只有虎踏落葉奔馳之聲，什麼也聽不見，看不出；分辨途徑自更無望。

又奔馳了一陣，剛出森林，見到天日，夕陽業已銜山，快離黃昏不遠。山路崎嶇，勢甚險峻，方覺照此走法，日後必難尋路。正要察看形勢，以為再來之計，虎又躡人前面另一森林之中，由此往前，時人時出。那森林過了一處又是一處，老走不完。

最後想起，虎行極快，先聽虎女說，雙方相隔共只數十里路，就是上下繞越，加上兩倍，也應到達，如何還看不出歸路？眼前條地一亮，前面又現天光。山月業已掛向鬆梢，大如冰盤。夕陽已沒，晚煙浮動中四山雲霧蒸騰欲起，這才看出香粟村相隔不遠，來路這片小森林以前曾經見過，再要越過一條橫嶺，便到自己谷口。

方想，此虎真個靈異，只憑虎女一說，不用招呼，便會把人送到，豈非奇事？虎已往前側面那條橫嶺飛馳而上，晃眼到頂。谷口外的小山業已在望，相隔只有兩三里路。虎忽停步，伏地大吼。後爪一抬，身上綁索立被抓斷，包裹兵刃便落地上。

公亮會意，跟著便聽谷中竹吹四起，兩條信號火花向空飛過，知道村中諸人聞得虎吼，正在聚眾出獵，忙下虎背，笑道：「你送我到此為止，不願下去麼？他們不知來意，有我在，決不敢對你冒犯。請告四妹，說我對她萬分感謝，蒙她結為骨肉之交，平生幸事，請她莫要誤會。」

那虎似通人言，把頭連點，低吼了幾聲，圓睜虎目，注定谷口奔出的村人，震天價怒吼了一聲，方始緩緩回身，往來路縱去。隨聽山風大作，林木蕭蕭，塵沙滾滾，大半輪剛升起來的白月光中湧起一團塵霧，風馳而去，晃眼躡入森林不見。村人也聞聲追來，公亮連忙縱身上前，將眾人攔了回去。